



山湖日出
◎陈顺源

二十年后看伊犁

◎顾晓明

近期,受江苏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前方指挥部的邀请,作为第五期江苏援疆干部团队的一员,参加了“回伊犁看变化谋发展”活动。时隔二十年再回新疆,目睹天翻地覆的变化,深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决策的英明。其间得小诗几首,以记此行。

眺望伊犁

伊犁挥手离别后,
转瞬双十付等闲。
公主可曾思故里,
林渠是否换新颜?
天山云动蹁跹舞,
黄海潮鸣奏乐弦。
大漠胡杨应笑我,
白头岂莫那青年?

又见伊犁

站前人涌市声喧,

恍若风情异域天。
旧日街痕寻几处?
烤香三串慰流年。

巩留核桃王

天山北麓核桃树,
沧海桑田万万年。
秋去冬来雷作笔,
丹青束手赋难言。

天马浴河图

风卷云腾飞夏塔,
凌波踏雨震天山。
雪原孕育汗血马,
长啸一声社稷安。

昭苏蝶湖印象

风动瑶池蝶翼张,
虹光星雨落云裳。
萌娃逐浪追霞影,
笑采花香入梦乡。

天山花海

荒野北坡添胜境,
天山花海正如织。
古闻公主和亲路,
今见江苏援塞师。
兴业安边同戮力,
化民润物共擎旗。
神州儿女多奇志,
瀚漠扬帆圆梦时。

伊宁战友喜相聚

别后廿年矣,
拥肩思往昔。
沙洲栽绿树,
河谷筑新区。
无悔边疆月,
怡然大漠笛。
三壶犹不醉,
笑指杏花期。

发小

◎丁小明

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两人同村,同年同月同日生,阿强和阿伟就是这样的一对。

阿强比阿伟早出生了几个小时,他们的父辈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自打会玩耍开始,几乎是形影不离。有次放学,校外有个混社会的小青年欺负阿伟,阿强就挺身而出,用小小的身躯挡在了阿伟面前,随手捡了块砖与社会小青年厮打在了一起,为此还被抓进了派出所。学校里,阿强的成绩很差,而阿伟却是学习尖子,但这不影响两人的感情。光阴似箭,两人都长大成人了。阿强早早地走上了社会,开起了一家汽车维修公司,虽然不大,但也经营得有模有样。而阿伟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警察大学,毕业后到公安局的经侦部门工作。两人没有因为工作的不同而减少联系。阿伟经常到阿强的汽修公司坐坐,喝喝茶。甚至结婚,两人都选择了同一天同一个酒店。或许,这就是旁人眼里羡慕的发小吧。

周末,天公却不作美,狂风裹挟着黑压压的乌云,仿佛要摧毁天地间的一切。阿强正要关上公司办公室的门窗,突然瞥见公司门外驶进来了一辆警车。车上下来了两个警察,其

中一个居然是发小阿伟。阿强很是惊诧,阿伟每次前来聊天都是穿着便服,从不穿警服出现在他的面前。在长期交往中,阿强也从来不把阿伟看作是一名威严的警察。

“阿伟啊,今天这是唱哪出啊?”阿强赶紧迎到了公司办公室门口。“哥呀,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会来找你。”阿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我的同事,今天我们来就是向你证实一件事,望你能好好配合。”

阿强一边张罗着泡茶,一边脑子里如放电影般闪过了好多的念头:阿伟今天怎么了,我可是守法经营,不偷不抢的,还是别人的事情牵扯到我了?我与不法分子也没交往呀。阿强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哥,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阿伟一双鹰眼犀利地盯着阿强。一丝不祥的念头出现在了阿强的脑海中并逐渐清晰了起来。他瞬间明白了阿伟和同事来找他的目的了。但他有一丝侥幸心理,阿伟可是自己的发小,他能不网开一面?

“阿伟,我也是一时糊涂呀!”阿强脸涨得通红。“带上相关的账本,跟我们走一趟吧。”阿伟同事说道。阿伟与他在生活上是无话不谈的发小,可在法律上他不会徇私情的。阿强

只得在办公室里找出一本小笔记本和一些账本,那上面有他“做事”的证据。

临离开公司时,阿强的妻子闻听了情况追了过来,一看是阿伟,一愣:“阿伟,我家阿强怎么了?”“他涉嫌诈骗。”阿伟说着“呸”地关上了警车的门,驶出了公司大门。

在审讯室里,阿强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原来,他利用汽车维修业务,在帮客户报保险理赔时采取虚构项目,甚至有时作假现场,人为制造二次事故等向保险公司进行诈骗。而那本藏在办公室抽屉内的小笔记本则记载着每一起虚报的事故,经核对账本及保险公司提供的情况,基本吻合,阿强被依法刑事拘留。

阿强被送往看守所。车上,沉默了好久,阿伟先开口:“哥,你是知道的,这是我的职责,法不容情。”阿强心里发酸,眼睛红红的,强忍泪水。

看守所黑漆漆的大门仿佛一把斩断兄弟情谊的利刃。望着往日亲密无间的发小戴着手铐,阿伟轻声说:“阿强,你恨我吗?”阿强始终低头不看阿伟,默默朝监舍内走去。临进门时,阿强突然回头,大声说道:“我不会恨你的,我们是发小。”阿伟顿时泪如雨注,大声说道:“好好改造,出来后我们还是世上最要好的发小!”

夏布

◎严世进

玉兰
一瓣

很久以前,在我的家乡,家家户户屋后都有一块大小不等的苎麻地。

苎麻生长速度快,一年之中,分别于端午节和中元节前收获两次。初夏时节,苎麻的茎秆由青绿色变成深褐色,竟高出地面近两米。上部的叶腋下很快结出了赤豆大小的种子,在热风中摇曳,飒飒作响,似乎在告诉人们:“头刀麻”可以收割了。

过去,乡下纺纱捻麻的细活都是由女人们承担的。

我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纺纱捻麻能手。夏收间隙,天刚蒙蒙亮,屋后的一片苎麻已被她斫倒在地。母亲摘去麻叶,将麻秆打捆稍加浸水,放到阴凉处,剥下麻皮,绕成小捆放进水桶浸泡。待麻皮浸泡一夜,捞出来略微吹干,母亲用铁制的刮麻刀将粗麻皮刮去表皮,只留下淡白的麻丝,抱到阳光下晒干。从斫麻到成丝,母亲除了汗水湿透衣背,脸上和手臂上都被刺得通红,留下了一道道划痕和隐隐的血印。

炎热的夏天午后,母亲寻一处阴凉处,面前放一个小小的洋灰盒,她的拇指和食指不时蘸点洋灰,捻起了麻纱。这可是个细活,费时费工,特别要心静。母亲的捻麻功夫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在村子里带出了一大帮徒弟。

捻麻成纱后,请织布匠上木机织成夏布。母亲特意选择大好晴天,在36℃的高温下,把夏布摊在河岸的草地上,用河水反复冲洗、晒干、再冲洗。身材娇小的母亲总是跟太阳较劲,太阳越好她忙得越欢。她说:“夏布多用水冲,越冲越白,有了夏天的暴晒,就不会有虫蛀,也不会生霉菌,制成的蚊帐和衣服既美观又挺括。”真是“一卷夏布白,寸寸皆辛苦”。

在那个买布要票的年代,我有幸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后,母亲特地为我用夏布缝制了一件夏布衬衫和一条土布裤子。就这套行头引来同学们惊奇的目光。有同学好奇地追问:“这是什么布料?”我说:“这是我母亲用苎麻,经过剥、刮、捻、织、洗、缝等十几道工序为我做的,凉爽还挠痒。”同学羡慕不已,有个同学还打趣地说:“纯手工织布太舒服了,能否请你母亲也帮我做一件?”

如今,父母已离去多年,家乡的苎麻地也早已不见。每当夏天到来之际,我习惯性地打开家中的樟木箱,把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夏布衣裤拿出来晒伏。

手捧泛黄的衣衫,闻着那老布清香,我又仿佛回到了母亲的身旁。

紫琅
诗会

精短
小说